

世间最美的相遇,大抵都是命中注定。来宝踏入我家那一刻,它便注定不再是一只狗,而是命运悄然送来的家人。

当初,哥哥接手这只被前主人取名“来宝”的棕色京巴犬时,嫂子原本对养宠百般抗拒——怕麻烦,也怕分精力。可当一身顺滑长毛、体态匀称的小家伙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近,抬起如黑曜石般水汪汪的大眼睛望向她时,所有的原则瞬间融化成了眼底温柔,谁能拒绝这样一个颜值爆表的小宝贝呢?

但来宝绝非徒有其表,它的聪明时常让我们惊叹。它身怀不少小技能,握手便是其中一项,那是前主人精心培养的结果。它甚至能分清左右——你说“左手”,它便递上左爪;说“换一边”,它又会乖巧地伸出右爪,一本正经的模样常逗得人发笑。不过,后来的来宝学聪明了,“空口”握手它是不买账的,非得看见零食才肯配合。要是连续握了两次还不给奖励,它便扭头就走,任你再怎么哄也绝不肯再抓爪。

我家住15楼,公司在郊区的一处民房里,即便是成年人也要费些周折认路,而来宝只跟着走过几次,竟将复杂车程默记于心。一次我们把它单独留在公司,回来时却不见踪影。正心急如焚时,朋友提醒会不会自己回家了?我们半信半疑地往家赶,果然在10楼楼梯间找到了它——小家伙正吐着粉红色的小舌头,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气,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还带着几分得意。那一层恰好是哥哥朋友的家,它仅去过一次,竟准确找到了曾短暂到访的地方。

更让人称奇的是它的辨人识情能力。见到家人,它总爱把卷曲的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花。若门外传来陌生脚步,它

灵犬来宝

□王云



立即竖起耳朵,全身毛发都立了起来,吠声如雷。

老家原有只橘猫,常遭邻家凶悍的白猫欺负。来宝到来后,非但不排斥橘猫,反而与之惺惺相惜。每当白猫来侵犯,来宝必挺身而出,怒吼、追逐,直至落荒而逃。从此,一狗一猫形影不离,它成了橘猫最坚定、最温柔的守护者。

因放心不下独居乡间的父亲,我们将来宝送回去与他作伴。没想到,它竟迅速适应,成了父亲最忠实的“小农伴”。

一次,父亲正用机器犁地,声音轰鸣,我们在半坡摘李子,喊他多次也得不到回应。来宝敏锐地察觉到我们远远呼唤父亲的声音,便急匆匆奔上陡坡来找我们,身上的长毛随着奔跑的步伐飘扬。见到我们后,它快乐地摇着尾巴,在我们腿边亲昵地打转。夏日田间暑气蒸人,它悄悄躲进一片树叶的荫翳下,露出一张毛茸茸的脸蛋,模样憨态可掬。收工回家后,我们帮它清理粘在

长毛上的草籽,它总是乖巧地躺平,四肢舒展,一副享受专属服务的满意表情,偶尔还会发出舒服的咕噜声。

离别总是最难的事。我们离开老家时,它总拼命追在车后,小小身影在尘土中愈跑愈远。大声唤它回去,它充耳不闻,只好劳父亲抱回。但渐渐地,它明白了什么叫“暂别”。不再追赶,只默默坐在院口,目光遥望,眼神澄净而隐忍,仿佛学会了以沉默诉说牵挂。

来宝用它的聪明、忠诚和可爱,彻底征服了我们全家。之前最反对养宠物的嫂子,如今最常说的话就是:“来宝,来妈妈这里!”而它,也总会高兴地摇着卷卷的尾巴,欢快地奔向每一个爱它的人。

来宝,它真的如宝,为我们带来数不清的欢笑与温暖,教会我们陪伴与守护的意义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)

慢慢消失的黄葛塆村

□梁光华

笑地洗衣服,长久下来,小溪边的沙石被磨得非常光滑。在小溪高处,乡亲将楠竹劈为两半,掏空中间的节,将溪水引入到家中。每家的屋后面,一般都修建有水池,夏天的溪水依旧冰冷刺骨,乡亲赶场买的啤酒、猪肉、西瓜等就放在水里,可以起到冰镇的作用。

站在小院坝里极目远眺,是层层梯田,梯田边空地有一些桃子树、李子树。远处地势稍高,依旧是满目青山。东北边地势开始向下,在视野的尽头是白云包围的层层山峦。早晨的雾气时常从这个方向飘来,一会儿就飘到院坝边,一会儿又散去,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太阳挂上山岗。

机耕路外侧有口几亩大的水塘,水塘边有一株三四人才能合抱的黄葛树。据说几十年前这棵黄葛树遭雷击而燃烧,造成树干中间空了。中空的部分可以容纳两人,像一间窄窄的房子。树的生命力可真强,半边树干依然支撑了它的生命,如今枝繁叶茂,一如往昔。这里曾是孩子们的乐园,树上留下孩子们爬树时将树皮磨得光滑的痕迹。树上有牌子,通过牌子上的文字,知道这棵古树已是百岁高龄。当地人都说这儿的风水好,全仰仗这棵黄葛树,所以这个院子就取名为黄葛塆。

村子人口少,办不成学校,早上孩子们三五成群,点着火把,沿着石板路走到公路,再沿着公路朝永川方向走上一个多小时,才能到达双碾乡小学。学校就坐落在公路边,听人讲,学校的办学条件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。中午孩子们自己带饭在学校热了吃,放学回到村子里已经漆黑一片。孩子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上学、放学,最后走出大山,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小小村落,不多的人家,四十年间先后考出三十几个大学生、中专生,院子里的小孩也先后有人以高分就读巴中、铜中,离开大山是迟早的事。

村子居住的大多是张姓人家,从家谱中知道他们先祖来自贵州,很早就形成了清明会,就是张姓人每年二三月间聚在一起,大家背菜、背米来办宴席,也要出钱,三五块的多少不论,余下的钱有人专管,留为第二年清明会用。这样周而复始、年复一年就形成了清明会基金。前些年清明会基金已经演变为奖励考上学校的张家子弟的盛宴,每个考上学校的孩子在清明会期间,都会得到数额不等的红包。

如今,这里的乡村公路得以修建,世外桃源黄葛塆也在慢慢地消失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主席)

献给爸妈的一本小书

□余光辉

眉开眼笑:“当然好,当然好。”

于是我请来当地工匠,对老屋进行了维修。面对归来的老屋新貌,爸妈百感交集。

乡里的老房子里深锁着记忆,成为老灵魂的一部分。还有老家的山山岭岭,沟沟壑壑,水井渠堰,乃至人畜庄稼,它们与父母恩情一样,养育滋润了我身体与精神的成长。

人到中年,记忆力日渐下降,来来往往的人事变得模糊。但往日的世事烟尘,我无法忘记,甚至如浸泡在岁月里的底片,更加清晰地显影。在这些显影里,更多的是爸妈佝偻的身影。

几年前,我在那里流转了上百亩土地,修建了庭院。这个青山绿水中的庭院,就是我想献给爸妈的一份礼物。

但爸妈很少来乡间,主要是妈坐车总晕车。妈在城里的生活,也是围绕厨房、菜市场转悠,或者,陪着爸在屋子里发呆,俩人一起嘀嘀咕咕着针头线脑、汤汤水水的生活。

这些年,我经历了事业上的不停摔

打,命运上奇奇怪怪的捉弄,但我骨子里不服输。我始终相信妈那句话:“人要善良,多行善事,才能有好报,有出路。”

那年我出车祸,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。爸爸就一句话:“砸锅卖铁,也要把儿子的命抢回来,哪怕今后成了一个废人,我也要把他当老辈子供起。”或许,是父母的爱感动了死神,我又被医生抢救了过来。每当想起爸那句话,我就潸然泪下。

年轻时,我在几个县城里兜兜转转闯“江湖”。而今,我到了知天命之年,在事业上也算是小有成就,可以好好报答爸妈的养育之恩。除了物质上给爸妈一点孝敬,还有其他方式吗?

那就用文字吧,记录一下爸妈的往事。我用《我的母亲父亲》作为这本薄薄小书的名字。

一本小书,谨作为献给爸妈的一份感恩礼物。当然,也如接力棒一般传给下一代,让后辈们记得关山万重的来路,记得未来可期的归途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德铭门窗有限公司)

能懂的诗

遇见·40年(组诗) ——献给诗人傅天琳

□徐激

初遇:一位见过大海的诗人

1985年5月;南充:北湖诗会
人民西路15号,一个叫文联的小院

在会场里,瘦瘦的白航
“星星”的主编,“二白”之一的诗人
叙述缙云山的诗歌和果园
微笑的彩云,沿着嘉陵江畔的芦花
似一面旌旗,披在彼岸的上空
一场诗歌大展,即将拉进1986年
在诗界,还有一个词语——南吕北谢
诗论抖擞的吕进:
以果园为底色
以广播稿为诗情的傅天琳为例
而阔谈新诗的创作技巧和远方
平平仄仄的语言,贯穿他的“新诗所”
掌声溢出窗外,翻越唐诗宋词
切过时间表层,降在诗里发芽生根

在诗集《在孩子与世界之间》扉页里
留下墨迹——傅天琳
1985年5月,南充
一位与艾青等出发,见过大海的诗人

您的诗句,为我推倒了一堵厚厚的墙

在大学路上刚走两步,普通话、英语就砸锅了
似山崩石落,在河中溅起漩涡
半年翻阅几十本资料的论文
因一个小标题:诗歌背后的诗歌
说,“读不懂”,就被“毙”掉了

秋天的枫叶快红了,想到春天
在孩子与世界之间(诗集)
您的诗句,为我推倒了一堵厚厚的墙

诗人的时间

诗人的时间,被分为了两半
一半是白天,另一半是夜晚
一半在嘉陵江畔的缙云山
另一半很少留给自己

柠檬,在时间之上
一半在四川,一半在重庆
中间为“真”的过道
在时间之下,重逢叶子

在兰草园里,时间
坐在秋的最后,结为诗境:霜降

傅天琳旧居

在缙云山里,兰草园之上
有一排五间平房。在公路拐弯处的第一间,是诗人的旧住所
车辆不时急转
月光碎了,落下的
那是诗国里邮寄的快递

——在百多公里外的梦里,我努力在书写
诗人—傅天琳—旧居

在天邻小区

错过时区,再次到重庆江北
在天邻小区周边的街道步行
分享夜晚的荒诞与真实
灯景在飞速,城市处于静态

诗句没有在朝天门的码头停留
一直与江水,向东流去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